

基于散文抒情艺术下关于朱自清散文《春》 一种英译本赏析

张喜银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4年10月8日; 录用日期: 2024年11月8日; 发布日期: 2024年11月20日

摘 要

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 其情感表达是创作的灵魂与源泉。情感的抒发不仅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任务, 也是打动读者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朱自清的散文《春》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本为例, 深入探讨了译者的抒情艺术。研究表明, 译者在进行散文翻译时需努力保持原作的情感色彩, 准确传达情感内涵, 从而确保译文能有效传达原文的情感效果。因此, 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全面理解, 尤其关注其中的情感表达与抒发方式, 力求精准传达原作情感, 从而更好地呈现散文的魅力。

关键词

散文翻译, 散文抒情艺术, 朱自清散文《春》

Appreciation o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u Ziqing's Prose *Spring* Based on Prose Lyric Art

Xiyi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 8th, 2024; accepted: Nov. 8th, 2024; published: Nov. 20th, 2024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literary form, prose relies o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s its soul and source. The conveyance of emotion is not only a vital task in prose creation but also the key to touching the hearts of readers. This paper takes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u Ziqing's prose

Spring as an example to delve into the translator's art of lyric express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ranslators must strive to maintain the emotional hues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accurately convey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translated text can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original. Therefore, the translator must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work,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t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xpression mode, and strive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emo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so as to better present the charm of the prose.

Keywords

Prose Translation, Lyric Art of Prose, Zhu Ziqing's Prose *Spr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散文作品是散文作家情感的真实体现，而凝聚在其中的真情，则构成了作家与读者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通过这种真情的流露，散文作家与读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共情关系。然而，散文情感的抒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家在其创作中所展现的情感，或隐或显。江克东在其著作《散文创作论》第九章第三节中，详细探讨了散文创作中的抒情艺术技巧，提出了直抒式、借景式、托物式和叙事式等多种抒情手法。王景科在《中华散文创作艺术论》第七章技法论中，则对此进行了分类，区分为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此外，修恩龙的《散文创作论》也强调了真情表达在散文中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多种抒情方法，比如融情于景和借景抒情。这三位学者对散文情感艺术的深入探讨，为本论文对朱自清散文《春》的英译文赏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朱自清的散文《春》，作者通过知网检索发现目前仅存一篇相关论文。该论文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借鉴前人经验，进行了创新性的探讨。秋瑾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采用刘士聪先生提出的更具操作性的韵体论作为指导原则，对朱自清的散文《春》进行了实例分析。

本论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着手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基于三位学者的著作，对散文抒情艺术进行归纳总结，并提炼出其特征。第二部分聚焦朱自清散文的特征，归纳其独特的抒情艺术。第三部分将散文抒情艺术与朱自清《春》的英译结合起来进行实例分析，探讨译者在译文中的抒情艺术表现。最后一部分通过实例分析，旨在为翻译散文情感的抒发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 散文的抒情艺术概述

2.1. 修恩龙的《散文创作论》中的散文抒情艺术概述

修恩龙^[1]在其著作中，讲到真情才能打动人心，并强调了真情更应该是散文作家的一贯追求。散文中凝聚着散文作家的感动，这种感动是作者进行反复体验而产生的。而这种真情的传达，可以借助多种方法，作者在其著作中就讲到了直接传达、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等方式。对译者而言，在翻译原作者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原作者，传情达意。如果不能深刻领悟原作者散文中的真情，或者对于原作者在散文中运用的传情方法不深知，译文的共情效果很大程度上会受损。可见，散文真情向目标读者的传达并不容易。

2.2. 王景科的《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中的散文抒情艺术概述

王景科[2]在其著作第六章情感论中,对散文的抒情艺术进行了更详细的讲解。他认为,情感在散文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中对情感,对散文塑造的重要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并根据创作主体对客观对象或客体认识内容的感情投射上和实质上,对人类的情感进行了分类,分为真情与矫情,实情实意与虚心假意等等。并指出,散文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有借景于人,托情于物,寄情于景,表情于世,寓情于理。通过王景科对散文情感分类及散文情感表达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时如把握不住这些真情,很可能变成矫情,就可能变成虚情假意。散文作品中情感是原作者主体对客体的深刻体验,如作者对原文客体体验缺乏认识不足,对散文情感表达方式认识不足,可能会造成情感程度弱化,从而造成散文的翻译质量下降,不能达到原作者与目标读者的共情。

2.3. 江克东的《散文创作论》中的散文抒情艺术概述

江克东[3]在其《散文创作论》中明确指出,情感之于散文和创作者,犹如血液之于身体。散文中处处充斥的作者情感色彩,凝聚着散文作者的个性人格哲思,也反映着时代的特征,反映着现实的真等。并指出,情感真诚是打动读者的关键,而这些情感的抒发艺术技巧有很多种,江克东在其书中也做了四种分类,一是直抒式,其中就讲到了直抒胸臆;二是借景式,是其中讲到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技巧;三托物式,讲到了托物言志;四叙事式,其中讲到了工笔技巧。

2.4. 中西方散文抒情艺术差异

正如陈建晖[4]所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的写法,而中国的抒情散文也具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采用的则是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并且指出中国散文源情于景,立足于感物,及人与物之间达成主客合一,心物一体。再者他还讲到,中国散文的另一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注重气韵和音乐性,而这一点在西方中的散文是欠缺的。

3. 朱自清散文抒情艺术概述

朱自清散文文体风格含着质朴,黄健[5]讲到“朱自清给人感触最深的是他最诚挚的人生态度,多用写实与抒情有机结合的艺术手法,多用提炼过的白话语,显得质朴自然。”正是基于朱自清这种文体风格,朱自清散文才会显得真情质朴,真切感人。

“朱自清散文抒情艺术方式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俯拾皆是,是诗情与画意的结合。”[6]这样的抒情艺术含蓄委婉,作者通过景物氛围的营造,自己深厚的情感逐渐感染读者,感动于读者于无形之中。本论文的对《春》的品析,正是他的一篇寓情于景的抒情散文的典范。

4. 葛浩文《春》英译中的散文抒情艺术赏析

(1) 原文: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葛译: Oh, the waiting, the waiting! Finally the east winds begin to blow and spring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英译本的抒情艺术赏析:葛译在反复的修辞上做到复原,“盼望着,盼望着”被译成了“ Oh, the waiting, the waiting!”原文抒情艺术具有含蓄风格,译者在处理方面采用了感叹号,感叹词,加强了抒情艺术直接性,考虑到中西方散文抒情艺术的差异性,西方的散文抒情艺术更直接,而东方更含蓄,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目标读者。但将动词名词化,例如:“盼望着”翻译为“the waiting”,与“原作者盼望”着产生的关联弱化了,后面一句“东风来了”翻译为“the east winds begin to blow”,未保留拟人的修辞,译文情感的感染力有所降低。

(2) **原文：**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葛译：The mountains take on a luster, the waters start to rise, and there is a blush on the face of the sun.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葛浩文在译文中通过动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take on a luster、start to rise、blush on the face of the sun”还原了原作的反复、排比、拟人修辞手法，其中“take on a luster”中的“take on”是一个常用的短语，意味着“获得”或“呈现”，在这里用来描述山峦变得更加明亮和有光泽，传达了山峦生机勃勃的感觉。“start to rise”中的“start to”表示动作的开始，用在这里描绘了水位上升的动态过程，给人以水势渐涨的直观感受。同时这两个短语的使用也赋予了自然景象以情感色彩。“take on a luster”让人感觉到山峦的活力和美丽，而“start to rise”则传达了一种生机勃勃和动态的感觉。

(3) **原文：**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葛译：In the gardens and in the countryside, new grass, tender and green, secretly threads its way up through the earth; everywhere you look,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it.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文中，葛浩文在翻译中巧妙地使用了“tender and green”来描述小草的“嫩嫩的，绿绿的”，这种形容词的运用不仅传达了小草的新鲜和生机，而且通过押韵(头韵)增强了语言的音韵美，提升了文本的艺术效果。并且“threads”一词使用尤为精妙，“threads”该词通常与“threading a needle”(穿针引线)这样的动作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小心翼翼、精细操作的感觉，在这里，译者将小草从土里生长出来的过程比喻为一丝一线地穿过地面，这样的翻译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富有诗意。“secretly”一词也用得恰到好处，它赋予了小草一种仿佛有意识的、偷偷摸摸的特质，还原了小草不经意间给人惊喜的感觉。使得原文的情感得以抒发。

(4) **原文：**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葛译：Peach trees, apricot trees, and pear trees jostle each other, all of them in magnificent bloom, each trying to outdo the other. There are fiery reds, pinks like the sunset, and snowy whites.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原文中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葛浩文选择了“jostle”这个单词用来形容桃树、杏树、梨树竞相开花，争奇斗艳的景象，而“jostle”一词是用来描述人在拥挤的空间中推挤和争抢位置的情形，这样的选择不仅保留了原文中树木之间竞争的意境，而且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树木以人的活力和情感，使得翻译更加生动和形象。在色彩的渲染上，作者使用“fiery”来形容红色，给人以热情和活力的感觉；用“like the sunset”来形容粉色，唤起了日落时分天空的色彩，给人以浪漫和梦幻的感觉；而“snowy whites”则让人联想到雪的纯净和清新。作者在这些词的选择上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也加深了读者对花朵美丽的印象，很好地还原了原文的抒情效果。

(5) **原文：**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葛译：Birds make their nests among the luxuriant flowers and tender leaves, and in delight they blend their voices; from their throats come the crisp, boastful strains of their songs of enchantment, which merge with the sounds of gentle breezes and flowing water.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译文中“luxuriant”一词的意思是“繁茂的”、“茂盛的”，它形象地描述了花朵盛开的状态，给人一种生机盎然和充满活力的感觉。这与原文中“繁花”所传达的春天花朵盛开、生命力旺盛的景象相吻合。“Tender”一词通常用来形容触感柔软、细腻，在这里形容叶子，描绘了叶子的

物理特征,增加了读者对春天细腻情感的体验。“crisp”一词使用非常形象,通常用来描述食物的酥脆口感,但在这里,葛浩文用它来形容鸟儿歌声的“清脆”,因为“crisp”本身就含有清晰、干脆的意味,它传达了鸟儿歌声的清晰和悦耳,此外,“crisp”还隐含了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这与原文中鸟儿“高兴起来了”的情感相吻合。“boastful”这个词的意思是自夸的、吹嘘的,但在文学翻译中,它常常被用来表达一种自豪和自信的情感。在这里,葛浩文用“boastful”来形容鸟儿“卖弄清脆的喉咙”,这不仅传达了鸟儿对自己歌声的自信,还表达了它们乐于展示自己美好歌喉的心情,这种用法增加了文本的表现力,让读者能够感受到鸟儿的活力和骄傲。总的来说,葛浩文通过增加语言的形象性和情感色彩,增强了译文的抒情效果。

(6) **原文:**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葛译: In the gardens and in the countryside new grass, tender and green, secretly threads its way up through the earth; everywhere you look,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it. Some people are seated, some are lying down, and others are turning somersaults; then there are games of ball, footraces, and hide-and-seek. The breezes are gentle; the grass, soft as cotton.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 译文中,“gentle”和“soft as cotton”是对春风和草地触感的形象描述。葛浩文通过这种形象的比喻,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春风的轻柔和草地的柔软,这种细腻的描写在原文中“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有所体现,“soft as cotton”(软如棉花)这个短语特别形象,让人能够感受到草的柔软和细腻。葛浩文通过比喻更加强化了这种感官体验,增加了语言的形象性和感官体验。而“and others are turning somersaults”中的“turning somersaults”(翻筋斗)是对“打两个滚”的形象翻译,它不仅捕捉了原文中的俏皮和活力,还增加了一种视觉上的动感。

(7) **原文:**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葛译: Spring is like a newborn child, brand-new from head to toe, starting out in life. Spring is like a blossoming and graceful maiden, laughing and then walking on. Spring is like a robust youth with limbs of iron, leading us on the road ahead.

译文抒情艺术赏析: 葛浩文的翻译在抒情方面非常具有感染力。在英语中,“brand-new”一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新鲜感和开始的意味,非常符合春天万物复苏、一切如新的特点,它让读者感受到春天带来的新奇和希望。“blossoming”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植物开花的过程,隐含了成长、繁荣和希望的意义,不仅捕捉了自然界的生长活力,还象征了更广泛的积极发展。“limbs of iron”这一短语中“iron”通常与力量和坚韧联系在一起,强调了春天的成长和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和活力,既忠实于原文,富有表现力。葛浩文的翻译既具有原文的韵味,又能够为目标语言的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5. 结语

本文基于三位学者的专著,概述了散文抒情艺术的翻译实践。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的朱自清散文《春》英译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散文抒情艺术翻译的案例。通过赏析,我们认识到,散文抒情艺术的翻译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文化和语言差异的背景下,传达原作者的真实情感尤为困难。从词汇到句子的转换,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散文的共情效果。因此,基于第四节的实例分析,作者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译者在翻译散文时,应加强对散文抒情艺术的理解。其次,译者应深入揣摩原作者在原文中抒情艺术的特点,努力在阅读原文时与原作者建立共情,以便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准确传达情感,进而与读者建立共情。最后,译者在散文翻译中应投入更多精力,培养精读、细读和细致体会的能力,特

别是对于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句子，应善于从细微之处入手，以保留原作者的风格。总之，基于三位学者对散文抒情艺术的概述，以及通过自身对朱自清《春》散文的具体实践，本文对散文抒情艺术的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反思，丰富了散文翻译的内涵，并为未来关于散文抒情艺术方面的翻译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 [1] 修恩龙. 散文创作论[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5: 9.
- [2] 王景科. 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90.
- [3] 江克东. 散文创作论[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9: 117.
- [4] 陈剑晖. 论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J]. 文艺理论研究, 2019, 39(4): 1-9.
- [5] 黄健. 以真挚、精美、传神笔法叙写深厚人生内蕴——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的记叙抒情散文的文体特性[J]. 名作欣赏, 2009(26): 108-110.
- [6] 朱玉红. 试析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点[J]. 名作欣赏, 2011(23): 26-28.